蘊愫閣文集

蘊愫閣文集自序

莊生有言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之隱隱于小成也言之隱隱于榮華也故立言者必持其志厚其學擴其識養其氣不然則其有諸己也不充實不充實則不輝光不輝光則敝敝焉詹詹焉詖淫邪遁皆是也昌黎云傳來世莫若書懼吾力之未至請待五六十後爲之又云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至哉言乎世之急于自見者可以戒矣昌黎年五十七而没夫子言朝聞道夕死可矣立言如昌黎亦可無憾矣今人萬不能爲昌黎之文而或有學爲昌黎之文之心而限于昌黎之年且并不能如昌黎之年其年易盡而其心難盡是則可哀也已余竊

下不能自奮于學年漸老智益困又以人事多故蠹焉心傷疇昔之作區區者無以自信奚以信人特恐身名俱滅并其敝敝焉詹詹焉者亦同歸于烏有更可哀也竊不自量欲以空文垂後而文無當于立言言不足以載道不知後之人有能畧其文而哀其志者乎有能因其志以求其文者乎則非余之所敢期也鎮洋盛大士

逌愫閣文集目錄

卷第一

卷第三

卷第八

哭亡兒徵璵文

悔生居士自祭文

右文八卷計一百一十篇吾師子履先生著先生有已刻詩集十二卷續集二卷樂府二卷皆係長君小雲所挍去歲夏先生抱喪明之痛欲取未刻詩文盡爲焚棄同人力爭乃止適紉蘭自白下至偕友人范君昧蓮暨淮上諸同人固請先生訂定詩文全集因分任挍讐閱半載始得卒業付諸梓人俾海內之士爭先睹之爲快亦以稍慰先生窮愁著書之苦心云文集外有駢體四卷爲別集至續刻詩自癸未年止其甲申以後當俟增補又小雲以英異之才冠絕流輩其年不永其人已傳

因裒輯所作附于集後亦若曝書亭之有笛漁也道光

丙戌中春婁縣受業葉䔒蘭謹識

蘊愫閣文集目錄終

大雅抑詩解

吾讀抑詩而得古人小學之教焉按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其首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箋云人密審于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德行中積威儀外著故其次章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威儀之飭所以教訓正俗帥天下而民從之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大學脩齊治平之道備焉而入大學必自小學始古人處成人之位不忘子弟之職洒掃應對進退小學之末節也而終身可行故抑之四章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其五章曰愼爾出話其六章曰無易由言其八章曰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其謹恪有如此者不然則爲愚爲戾

為僭為賊故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于是示之事不知也提其耳不聞也故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若是者謂之回遹回遹者自棄其德者也謂之迷亂迷亂者顛覆厥德者也吾讀抑詩而得古人小學之教焉武公年屆耄老而威儀抑抑若此士欲師表人倫必以敬慎威儀為本昔者曾子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即抑詩之義也近見吾鄉儕輩中有通脫自憙設詻諧謔者恐後進之士尤而效之非所以正容體而善辭令也作抑詩解

禮記子夏喪明解

子夏哭子喪明呼天自訴曾子怒之子夏投杖謝過竊疑子夏亦人情曾子責之爲過甚司馬牛憂無兄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卜氏豈不能曠達者情莫親于父子慘戚甚于死亡賢如卜氏何罪之有或曰孔子大聖而喪伯魚不聞喪明此賢人所以不及聖人也然子夏學孔子者也則吾知其無罪也曾子曷爲乎責之夫惟大聖喪子乃爲無罪無罪而至此者天也非人也賢人喪子亦天也非人也然哭之慟則可呼天訴無罪則不可喪子自訴無罪賢人且不可況其不能爲賢人者人而不賢天或惡之而降之罰使之不能保其子而曰予之無罪與然吾猶有

說焉人之不爲賢人者未必其皆喪子也世固有人人共知其罪而天終不降之罰者豈人之有罪無罪天亦不能盡知乎豈人人共知之罪不足以爲罪而人所信爲無罪之罪更甚於人人所知之罪乎夫人人所知之罪其罪顯著于耳目人所信爲無罪之罪其罪獨存于隱微而猶居然援聖賢以自慰是喪子猶不足以蔽其罪也讀檀弓記爲之悚然

生死說

人之生也奚自乎吾不得而知也其死也奚往乎吾不得而知也吾所知者人之生氣之聚也其死也氣之散也氣有聚有散故人有生有死氣有厚有薄有强有弱有盈有虧有舒有迫厚者强者盈者舒者壽薄者弱者虛者迫者夭此其常也人之死也不自知其死也不自知其死則亦不能憶其生也惟聰明正直之士生而爲人沒而爲神或含寃負恨死于非命者亦能爲强有力之鬼此則其變也然則非聰明正直與夫强有力者卽無所謂鬼神乎曰有之有嘯于堂者有瞰于室者有馮于物者有託于夢者恍兮惚兮與接爲搆此鬼神之由人心生者也非鬼神之從

幽冥來者也惟鬼神由人心生故僾乎若有見也愾乎若有聞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今人惑于輪迴之說謂作善則託生樂土其子孫必曰我祖父死而得所而哀戚之心釋矣謂作不善則受苦地獄其子孫必曰我祖父生有遺行而哀戚之心又釋矣惑于師巫之說者謂精誠所感魂魄可召魂魄之來必藉生人之形體以言其所欲言而其子孫聞祖父之言且有所慰于其中而哀戚之心又釋矣嗚呼死者不可復生之死而致生之大亂之道也夫子言未知生焉知死又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吾之所與知者其可知者也其所不敢知者其不可知者也事有以有知知者矣未有以無知知者也吾悲夫世

人之以無知知也因作生死說以曉之

鄉原說

孔子惡鄉原而取狂狷何也士之負其異于衆者行古人之道不肯混混焉與世相濁于是獨言而無聽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聲氣無所應求也而聖人猶有取焉謂其裁之可進于道也鄉原同流合汙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吾謂世道有升降鄉原亦隨古今之世道爲升降古之鄉原媚于古之世者也今之鄉原媚于今之世而不能媚于古之世者也古人尚忠信廉潔鄉原竊其近似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是必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不失足于人而後可以媚于世也今人不尚忠信廉潔見有忠信廉潔者必訕笑之

訴病之抵排而屏棄之故爲鄉原者必且薄忠信廢廉潔和光同塵逼達權變衆好亦好之衆惡亦惡之彼所非者衆是之彼且是其所非彼所是者衆非之彼且非其所是是非之心失廉恥之道消匪人敗類皆可與之伯仲也市井駔儈皆可與之爾汝也上至搢紳先生下至廝養隸輿皆可與之飲食游戲也其諳練世故往來馳逐人皆曰是能具應變之才者其詼諧滑稽謔浪笑傲人皆曰是能脫書生之氣者此則今之所謂鄉原也古者民有三疾今亦無之鄉原亦然然則古之鄉原亦今世所謂有道之士也而其見絕于聖賢者何也聖賢之忠信廉潔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鄉原之忠信廉潔有所爲而爲之者也古之鄉原

竊忠信廉潔而自附于聖賢者也今之鄉原去忠信廉潔而自居于鄉原者也抑吾又有說焉古今之風俗不同而一鄉之稱爲原人者亦不同吾遊于他鄉所至察其人心風俗各有所爲原人焉吾觀于吾鄉而與他鄉之原人又不同焉且一人之身而前與後又不同焉逢世之術彌近理而大亂眞則辨之不可不辨也作鄉原說

祛妄說

崑崙之高不知其幾千仞其上有金臺玉樓七寶宮殿實惟上帝之縣圃羣真之所棲息也玗琪之花四照修夜與青藤翠蔓紅刺相拂綴則有翹春明珠元秋沈靈衣裳雅冶鉤璈琅琅然聲徹下界昔在茂陵作蜚廉別觀益延壽觀使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爲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然少翁以僞書誅詭食馬肝游水發根言神君形不可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無絶殊者皆詐也萬物職職曰形曰氣形與氣長曰人氣因形消曰鬼形化氣存曰仙人之氣附形仙之氣不附形不附形故恍兮惚兮非陰非陽儵來儵往或駕赤鯉或乘白鹿或軒軒迎風舞翔乎元闕或從雲

將過扶搖之枝與鴻蒙拊髀雀躍倘然止而贄然立夫然故夕汎乎弱水朝臨乎扶桑建羽蓋曳明璫餐瑤芝飫霞漿入瓊之室九琳之堂掃俗世之粃糠渺乎其不可望也乃有委巷下士求馬唐肆窖者密者酉如詛盟樓眞之宅近在闤闠自謂窟室同於鑿坏狡駔頑僧憧憧朋從謂人鬼可得而禮小大稽首無任主臣如聞慮嘆如接欬態然其是非乖違曲徇俗尚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何哉其所爲仙皆其所自爲也仙書無文仙語無詞其有語言文字者非仙也人之託于仙以惑人者也不然則淫昏之鬼憑乎人而爲厲者也天下非無神仙故長房可以遇壺公鮑靚可以識葛君特尻輪神馬遊乎方外擺脫世網吐棄埃壒

郎五雲閣史之書絳都太史之册亦洞府之珍儲非侏儒所沾匄者余故局局然笑彼頑鄙庸下之輩有首有趾無心無耳公然以神道設教僕僕亟拜退而與賈人爭鄙且不自知其憊也

祛妄說二

道非教不明人非教不淑教一而已今乃區而三之援此入彼又倡爲同源異委之說儒之言理也性也命也卽釋之言戒也定也慧也道之言精也氣也神也吾觀彼教中明徹此恉者少而吾教中依附彼教者多依附彼教之儒其中又有三等其上者體性抱神人貌而天天資高故能浮游乎萬物之祖俗念息故能胥疏于塵埃之表夫然後悟圓覺之用窺衆妙之門解契參同掃諸妄想引而進之庶幾近道聖人得之可與遊緇帷之林不遽屏諸門牆外也其次者外重內拙窮大失居文滅質博溺心蓋自魏晉以降談元躭禪詞流結習震耳眩目誕曼佽詭眞誥梵筴

紛放叵叵離奇恍曶卽其所得並爲陳迹㲹核與簡馳騁
文藝玉華瑶笱之唾餘金繩寶筏之墜緒矜喜販洽於道
尚無大害耳其下者賦性庸弱受識闇汶習誦聖經賢傳
瞽之無相倀倀其何之適而之于二氏譬猶逐螢火于墻
室輒謂門庭堂奧栗階可升酒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儛之吹呴呼吸熊經鳥升指小乘爲大乘混俗諦
作眞諦郗之諂也何之佞也至愚極陋委巷兒女子之所
爲也迺翕翕然目之曰儒者儒者不亦悪乎然吾觀近世
俗儒則三等之下復有下者其人服儒衣冠應科目尚不
能爲俳優者之辭迺亦剽竊黃冠符籙衲子偈語投俗所
好闒然媚世又附會勸善之說同己者譽異己者毀設壇

虔奉神君仙人剪栰爲筆畫沙成字妄立條教若秦律令復講誦涅槃義如我所說果契佛性鄉閭椎魯市井負販從風而靡是謂不祥之民不祥之民教之所不容也吳俗信師巫鬼神事其服儒衣冠者則否今以儒之鄙且險者假託其間吾恐邪說誣民大道絕塞鄉邦士大夫不自振拔風氣日下故發憤著辭以闢之闢之勝吾道之幸也闢之不勝吾說不可易也其闢之之說奈何曰吾且仍問之以理也性也命也戒也定也慧也精也氣也神也而彼覷然驚也頊頊然不自得也恐恐然不知所對也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吾鄉諸同人有兼通二氏之學者如楊丈叔温汪君厚

夫彭君湘涵各暢義旨具有心得非如近日猥鄙之徒妄爲惑世之論也善乎湘涵之言曰我信佛道而獨不喜與髡拂釋子參機鋒尤不喜與溷俗沙門作檀越我信仙道而獨不喜與挾術黃冠論符籙尤不喜與遊方羽士說丹鑪尚書云絕地天通論語云敬鬼神而遠之質旁臨上只在寸心嘯雨呼風便成妖妄青天白日中豈可與幽冥酬答耶故師巫外道及扶乩降仙全是魔境要去之惟恐不速嗟乎此湘涵之學識所以過人遠也丙戌二月八日大士自記

名實說

聖人無成名賢人無近名庸人無遠名無成名者不以名名者也無近名者有所餘于名者也無遠名者無所充于名者也近名以其身之存亡爲量遠名以十世百世之後爲量然而及身之名果有有餘于名者則擴而充之十世可也百世可也君子惟旣乎其實而已旣乎其實而名或止于及身焉此吾之不幸也不旣乎其實而名或不止于及身焉尤吾之不幸也所貴乎名者將以傳其實也吾之名無以副吾實不若無名之愈矣今夫富貴壽考造物者不輕與人人受之而不察造物所以與之之意于是乎造物之視富貴壽考皆若不甚愛惜而獨于賢人君子之名

則斬之以爲名者重器也而或輕致焉則天必忌之矣彼享富貴壽考者亦甚慕乎賢人君子之名以爲名者公器也而或私取焉則人必嫉之矣爭天之忌犯人之嫉以冀其不可必得之名則不得不積其力堅其志凡吾力之所可致者必致焉凡吾志之所能至者必至焉夫孰使我生而不虛生者非名乎孰使我死而不遽死者非名乎孰使我不虛生不遽死以有此名者非吾乎吾聞斲輪者欲其行之遠也必先擇其木之良鑄鐘者欲其聲之洪也必先擇其金之精故士有務名之心者非賢士無立名之心者尤非賢士也作名實說

譜系辨

古人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大宗小宗各系其祖之所自出如以國以邑以氏以官爲姓者皆秩然不可紊然而古之氓庶亦有居是國即從其君之姓居是邑即從其大夫之姓者此其源流已難辨別秦漢以後氏族日淆流失敗壞不肖之徒依附門閥而宗法遂不可問矣吾宗世居太倉先曾祖先祖兩世幼孤又罹家難蕩析離居族人世次闕軼失傳惟檢宗系舊圖有諱昌者居首故一世即列以昌有諱謹者爲昌子故二世即繼以謹謹生三子長諱璘次諱琇次諱璣琇生四子長諱宸字小溪次諱宰次諱宝次諱完宸生五子長諱文魁次諱文卿次諱文鼎次諱文英

次諱文榮文英生一子諱朝典字介福即先高祖也自先高祖以上名氏可考者凡六世其旁支或傳至一世或傳至二世三世皆不可考即同邑之同姓者旣不詳其所出即不敢妄爲傳會嘉慶丙寅丁卯間余客虞山有宗人泰符自言其先從太倉遷常熟各出宗圖考之亦不相續然盛氏之在江以南者自宋太子少傅諱度謚文肅公後雖有廢興絶續而其先本出一源以齒爲序當在昆弟之列矣道光癸未泰符來書云無錫有同宗者議修族譜欲徧訪宗支合爲一譜余謂各宗之譜不可妄合無錫修譜自當以無錫本支列于前而于本支外別立支派如常熟則標其首曰常熟支太倉則標其首曰太倉支皆就可知者

詳之不可知者畧之各收其族不誣其祖則譜亦未始不可合也因鈔吾家宗系圖以寄之丙戌春泰符寄示無錫新修之譜受而讀之知無錫之盛有二支一爲默庵公諱景森居邑城一爲壽康公諱綬居漫湖里默庵之孫諱子賓生三子長諱昂次諱暠次諱昱其後子孫繁衍散處他郡而太倉一支則係弟三房諱昱之後常熟一支則又太倉支弟四世諱寧之後也然未審其所據何譜又常熟支以寧爲遷虞始祖寧即小溪公之弟當生于明神宗時按太倉自我 朝雍正間僑置鎮洋而寧之旁注云鎮洋縣學生顯係謬誤豈傳寫之外與抑無徵而不信與余異日將訪無錫虞山宗人詢其始末必有舊譜可據方能深信

否則闕疑可耳若吾家之譜則當恪守先君子毓英府君所訂定者自一世諱昌至先君子凡九世而于他支之難以引據者不得强爲引據與其遠而難信不若近而可徵我子孫其慎之作譜系辨

讀史

自古權姦之誤國易見而庸臣之誤國難知權姦一敗爲天下僇而庸臣既誤其國復竊恭謹廉潔之名以全其身家而保其妻子夫臣之事君功過不能相掩惟庸庸者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無過則位可長保位保則位之卑者日益高位益高則益求所以保其位者太史公作列傳以直不疑爲微巧以周文爲處諂而附于萬石君之後其戒深矣石奮歷事文景父子卿相石建誤書馬字卽懼譴死石慶爲太僕御以策數馬此一家傳授心法也漢武雄才思得跅弛之士然其重儒術徵賢良但藉以潤飾具文非實中心求治也于是公孫宏以對策擢第一拜博士進爵三

公脫粟布被汲黯面斥其詐宏謙讓引咎帝益厚之此卽萬石君之故智也本傳謂其外寬內深又謂其行義雖修然亦遇時蓋極鄙其爲人而出之以隱約之語復明著其義于汲黯傳云黯常觸宏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又曰丞相宏入見上或不冠黯見上不冠不見也又曰淮南王憚黯難惑以非至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宏爲主上所狎侮藩侯所藐視其不足比數可知宏治春秋黯學黃老若論儒術似宏勝黯而宏之爲儒特投上所好保全祿位較之石奮無文學而謙謹者其居心更爲可鄙汲黯崇尚清靜蓋是時天子方有事邊塞中外騷然將以救其弊也今夫人臣忠于君利社稷者不必盡託于儒術惟患得

患失之鄙夫轉得借儒術以文其姦則自公孫宏始也厥後韋賢元成匡衡張禹孔光之徒咸以儒宗居宰相位而漢祚日衰太史公諷之于前班孟堅譏之于後世之服儒衣冠傳先王語持祿保位終身無所建白者其誤人家國實爲可憤唐權德輿兩漢辨亡論謂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多方善柔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以身圖安不恤國患釀成厲階蓋借禹廣以譏時相也李德裕論張禹謂以年老子弱不對天變王氏之禍因禹而發乃漢之賊爲國之妖嗚呼夫豈得爲過論哉

讀魏志陳思王傳

陳思王植擅辭賦之才兼忠貞之志而憂讒畏譏遭逢苦辛鬱伊幽憤至于科頭負斧鑕徒跣詣闕下文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乃伏地涕泣太后爲之不樂是時朝廷遇諸國法峻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作詩送之聲淚俱下肝腸斷絕嗚呼以植之才而天之厄之何其酷也漢祚將傾魏國初建植心不忘漢其作情詩則云遊子嘆黍離處者歌式微其送應氏詩則云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其作三良詩則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蓋愴然于山河風景舉目皆非而身爲魏氏子臣則又忠孝不能兩盡不得已而詩歌

遊覽中微寓其意後人乃謂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豈知植之心事乎迨黃初改元天命已去無可挽回則思盡職藩輔上疏求自試恐墳土未乾身名頓滅願謚山海于壓霧瞻日月于宵隱情悒悒款聞者惻然徙封東阿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又上疏陳審舉之義謂權在則疏者亦重勢去則親者亦輕取齊者田族而非呂宗分晉者趙魏而非姬姓千秋殷鑒亮哉斯言魏武篡漢而昭烈能割三分之一者劉氏之宗支未絕也司馬受禪而魏祚遂無一綫之延者曹氏之懿親盡廢也故使操能立植則植必不肯篡漢植之不立漢之不幸也使丕能用植則晉必不敢篡魏植之不用魏之不幸也夫以植之志與其才而于父子

兄弟間若無地可以容其身者年止四十有一而憂傷發疾以死此吾所以讀魏志而欷歔嘆息也夫

武侯不諫伐吳論

武侯初見先主勸以結好孫權俟天下有變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而圖霸業及先主東向伐吳遂有猇亭之敗而武侯不諫何也漢賊不兩立結權將以拒操而權與操合是權即漢賊也蜀自于禁受降龐德伏誅威震華夏操議遷都以避其鋒向使吳不助操則樊圍不解而操勢日蹙今乃損我大將奪我疆土此固先主所切齒而拊心者當是時武侯必有決勝千里之策而留守成都不得身親行陳則其策或不果行或行之而未得其當惜乎史傳不詳遂疑伐吳一事武侯未嘗以身與乎其間也而反以不諫用兵譏之則更謬矣或曰先主銳

意興師諫必不聽故不諫也夫先主自用武侯未嘗有復諫之事如不可伐安得隱忍不言故曰伐吳之役先主之志亦武侯之志也或又曰然則先主沒而遂通好于吳此何義邪余曰兵家之進退亦審乎時勢而已矣當孫權之據江陵而襲臨沮也其勢不可以不用兵不用兵則吳豈驕而蜀日弱至於國有大喪自當休兵息民蓄其精銳釋東南之憾專意于中原且權畏罪請和先主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試而伐之服而舍之春秋交鄰國之善道也故曰與吳修好武侯之志卽先主之志也武侯嘗曰法孝直在必能止上東行卽東行必不傾危此特因先主之不善用兵而深悔此舉之失耳豈謂伐吳不可諫而必有俟乎

孝直之諫哉

蜀先主託孤論

先主病篤屬丞相亮以嗣子可輔則輔如其不才則可自取孫盛譏其亂命余謂不然天下者高祖世祖之天下也其篡漢而有天下者曹丕也漢祚將滅先主以帝室之胄信大義於天下者亮之力也夫丕漢賊也亮漢臣也嗣子纘承漢緒者也倘其終於闇弱恐區區之蜀亦難自保毋寧使益州全境歸之于漢臣之手不可使漢賊竊而有之如天復欲祚漢乎禪雖不才而亮如伊尹之于太甲弗狎于不順亦可令嗣王克終厥德爲漢室無疆之休如天不欲祚漢乎禪既否德忝帝位而亮受遺詔名正言順揖讓之風比隆虞夏亮必翦滅曹氏殄殲漢讎復使漢家子孫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錫之元牡苴以白茅則漢家四百年之宗祀猶可以不墜也且先主逆知嗣子之不足有爲漢祚之不可復延而以神器之重屬之于亮光明磊落無固無我故陳承祚評曰此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彼孫盛者何足以知之

陶侃論

盛子履曰余讀晉書陶侃傳而深嘆作史者之誣也史稱侃少孤貧以縣吏起家累官至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及平王敦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平蘇峻封長沙郡公斬郭默走石勒遂定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其勳業如此又稱侃恭謹勤職愛好人倫在州無事日運百甓誡人逸遊荒醉又語人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不可亂頭養望自謂宏達其勤愼如此又稱侃少時廬江太守張夔聽鄱陽孝廉范逵之請召為督郵領樅陽令夔妻有疾將迎醫數百里外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

之疾而不盡心遂請行人服其義旣貴命張虁子隱為叅
軍范逵子珧為江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飧咸報其不忘
舊德如此又稱侃拜大將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于疇
昔而虛讓于今日也臣常欲陛下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
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疾篤又上表請速選良才奉宣王
猷雖聖資天縱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其惓惓忠愛又如此
侃有將相才亦兼有德行者矣乃又載其夢生八翼飛而
上天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
祥自抑而止此何語邪夫誣人以叛逆而出自作史者之
口其謬孰甚吾嘗推求其故在乎蘇峻之亂侃擁兵不進
平南將軍溫嶠揮涕登壇奉為盟主屢以峻殺侃子激怒

之侃兵始出侃之勤王非侃意也而侃之心若有不可問者然侃特以不與顧命疑朝廷輕已嶠亦知侃無他意故勸顧命大臣庾亮往拜之而侃憾頓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晉世將相好以位望相誇耀侃挾不受顧命之憾出師遷延功業雖就致以窺窬誣之夫討賊者春秋之大義也侃之所以被誣者亦其所以自取也夫

竹林七賢論

竹林何賢賢其善談元理也晉人談元者不止七賢也何賢乎七賢七賢者以酒作合者也山濤八斗方醉劉伶荷鍤自隨阮籍與咸大盆盛酒圓坐大酌嵇康恬靜向秀清悟二人尤相善劉伶遇之欣然神解攜手入林王戎時詣籍飲籍戲之曰俗物來敗人意乃知七賢之稱亦如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之徒散髮裸裎閉室酣飲時人謂之八達耳其賢否不及深辨也然山公酒中之人傑也劉阮諸公酒中之狂簡也嵇康向秀酒中之高士也彼王戎者一貪庸猥鄙之人耳以貪庸猥鄙之人而謬附于七賢世之爲王戎者可以恥矣然戎雖貪庸

猥鄙而猶知與嵇康阮籍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相往還此戎之所以爲賢也世之爲王戎者惟知與王戎之徒相飲酒遇嵇康阮籍諸人則揶揄非笑之雖有如澠之酒不能分嵇阮一桮即嵇阮亦斷不肯與共飲夫嵇阮不多得而王戎則不少覩于世俗中之王戎則竹林中之王戎賢矣哉

宋元祐諸臣論

宋神宗用王安石創立新法中外騷然神宗崩哲宗立宣仁太后聽政驛召司馬光呂公著爲相一時賢士皆進顯秩光之入相也或言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宜少優容以防禍患光不聽公著在神宗朝以論青苗法貶秩及爲相與光同心協力以常平舊式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凡安石病民之政悉罷之羣小側目莫敢搆誣宣仁太后崩哲宗親政舊姦窺伺蘖芽其間元祐諸臣相繼放逐徽宗立蔡京當國目光等爲姦黨書其名于碑夫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使元祐諸君子能稍留餘地則小人亦不甚嫉惡之然自古有依附君子之小人斷無畏避小人之君子

元祐諸君子非有意與小人爭也新法一日不改卽民生一日不安國本一日不固而光與公著等不忍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也然則爲政之道亦在用人而已矣太后用司馬光呂公著而章惇蔡卞輩無所施其憸巧九年之間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古來毋后當國非國家美事而宣仁獨有女中堯舜之稱非以其能進君子退小人哉若夫元祐之局一變而爲紹聖於是乎有畏避小人之君子而終無容留君子之小人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徽欽之禍哲宗始之也

張浚論

宋張魏公浚以吳玠故殺曲端又不能容李綱趙鼎後人譏之余謂曲端之殺浚不任咎即其與鼎異議要其所議爲公非爲私也惟因宋齊愈而劾李綱則浚不得辭其咎端在渭州浚欲仗其威聲擢爲大將而端素剛愎與浚議論不合彭原之戰端不救吳玠玠以兵敗怨端端劾之玠遂譖端于浚初朝廷命王庶以龍圖閣待制統陝西六路軍馬端不受節制庶深銜之乃語浚曰曲端不可用且嘗作詩指斥乘輿浚下端獄端死獄中聞者寃之端雖有將才而桀驁無人臣禮既違王庶節制又欲即軍中斬庶頭奪其兵朝廷召之擁兵不行諸將士籍籍謂端且反浚不

能數其罪而斬之此浚之過也乃以作詩誹謗謂罪不當誅可乎建炎初浚薦趙鼎爲司勳郎累遷侍御史浚往江上視師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浚乞幸建康鼎請回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得河南不能保金人之不內侵光世累世爲將無故罷斥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出知紹興府帝罷光世以王德爲都統制酈瓊副之命受呂祉節制瓊與德執祉以降僞齊浚復入相帝欲遠竄浚鼎固爭之乃以散官分司永州議者謂鼎無爭功之念浚有忌賢之心不知鼎之爲國以固本爲先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浚之爲國則在于因利乘便作興士氣維繫人心鼎恐宿將驟廢戰士解

體浚以光世庸懦不足有為二人所見不同其忠一也且
浚去位時帝欲用秦檜浚止之乃用鼎爲嘗有忌賢之心
哉李綱以三疏進高宗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
財以助軍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論其不可浚謂齊愈曰公
受禍自此始矣其意若有不滿于綱者初金人議立異姓
吏部尚書王時雍問于吳幵莫儔二人微言諷意在張邦
昌適齊愈至時雍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議乃決至
是齊愈論綱三事之失不報齊愈將再上疏其鄉人嗛齊
愈者竊其草以示綱綱乃奏逮齊愈正其助逆之罪戮之
東市時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
之罪詔罷綱提舉洞霄宮夫邦昌國賊也齊愈擁戴國賊

者也以丞相殺侍從不可以丞相誅國賊奚不可且其時方將枕戈嘗膽選士練兵以進取中原而成大業而忽阻招軍買馬之議是不過愛惜小費苟且偷安束手待斃委天下而畀之于强敵也至李綱一去兩河相繼陷没此則不能不爲浚咎耳若夫秦檜之姦浚不能察及與共事方知其闇甚檜機穽深險外和中異知人之明不獨浚有不逮卽鼎亦有不及防者吾觀浚之忠悃至死不變臨没誡二子以國耻未雪身死不當葬先人墓下浚亦人傑矣哉乃論者謂浚多過失宋史本傳特因其爲南軒之父而過于褒美此殆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與

鐵嶺達 麟校